



登瀛

春满枝头 李陶 摄
刊头书法 臧科 书



一粒种子 在立春蛰伏(组诗)

蛰伏

风吹,雨打,日晒,雷击……
面对肆虐横生,麻雀选择蛰伏
把希望寄托于凤凰涅槃
生命只有一次
唯有依附精神,重生
才会诞生奇迹

阳光橙黄而饱满,飞燕滑翔
柳芽的双眼皮,被轻轻挑起
春天随即绿意泛滥
风起的早晨
寒意渐行渐远,蛰伏的鱼儿
奋力追逐
那粒被啄空的水泡

如果在冬天选择假寐
所有收成,仅是黄粱一梦
我不相信动物们都在冬眠
更愿意相信它们在蛰伏
立春,也许就是一道分水岭
譬如蚂蚁负重前行,步履
越沉重,春天越温暖

春雪

庄稼人,天生未卜先知
他们精通一株植物的语言
知晓布谷鸟的深夜吟唱
从一片雪花里,可以
聆听到春天在舒展身姿

一粒种子,常常在深夜惊醒
黑暗密不透风,恐惧
时而鸟散,时而兽奔
所幸,蚯蚓面壁思过后
幡然醒悟,身躯不停耸动
化作一支最锋利的犁铧
为种子与春雪相逢打通出口

立春之后,茫茫雪野
闪烁着母性的光芒
河流纵横交错,野草及一些
不知名的花朵
从子母河里,捞取一块头盖骨
把春天打磨,擦亮

修行

冬眠,有时就是一场修行
固守孤寂,纯黑与洁白
在视觉模糊后显得更丰富
就像甲壳虫,用脊背上的色彩
装饰冬季的荒凉
你不得不承认,干涩的眼眶
此时已经盈盈欲滴

这个被隔离的春天
我借助悲伤安慰另一个绝望
借助苦行僧的坚忍
超度另一个自己
借助一只蝴蝶的幻想
温暖另一个渴望流浪的灵魂

修行者不屑争辩,也不愿争锋
除了禅悟,别无他物
除了看破,别无念想
春天比我更加珍惜白雪
就像我在远行途中
频频遥望家乡的灯火

细嚼慢咽,我赞不绝口,好店出好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难怪起名“回头客”,自信何来?就冲这碗佳肴。

面馆

饿!肚子像被铁钉戳破的轮胎,瘪瘪干干的,时不时漏气,以它独特的方式发声,“咕咕”,一连几声,不断提醒我空缺的那碗面。今早,天朗气清,风和日丽,适合吃面。

这位大叔,古铜色皮肤,在时光里被磨得锃亮,卷胡子,宽眉毛,面容和蔼,眼微微眯成缝,憨态可掬。他躺在一把竹椅里,望着远方,惬意十足。街坊都说,大叔人很友善,颇具亲和力。当然,大叔的面更是一绝,脍炙人口。来到店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店门招牌,黄底纹,其上刻有褪去漆红的三字“回头客”,方正工整。“小师傅,请问要吃点啥?”空气里传来低沉雄浑的声音,大叔念叨着起身,打个哈欠,转而变为精神振奋的模样,生意盎然。不仅是他,店内同样充斥活力:一口老瓷坛,如深棕桐,厚实淳朴,陈列酿制的配方,酱香四溢,馥郁充盈;左边台子上,盆内摆着形形色色的食材,大排小排块大肉多,肉丝雪菜不计其数,素鸡煎蛋色泽亮丽。还有杂酱、辣椒、醋盐油糖等调料,看起来就食欲

大振,“一碗大排面,加煎蛋素鸡。”“好嘞,里面请,随便找位子坐。”大叔雄浑的声音瞬间饱满起来。

静坐一隅,店内食客不多,唯有一架电扇嗖嗖转动。电扇那头连入插座,线上胶布缠绕,密密麻麻,一圈圈,一层层,如树的年轮,诉说着岁月沧桑。柔风微呼,在额间轻抚,小小的安全感和舒适感,于这方角落独存。桌椅,木材质,钢腿肚,四四方方,似乎刚翻新过,铁锈的痕迹无处寻觅。邻居李爷、成叔和刘三姨都是常客,然而今天不约而同地都没来吃面,有些巧合。平日热闹吆喝、你吹我捧的熙攘,归于静寂,只有大叔咚咚咚地敲打面团声。咚,又一响,揉面是门巧功夫,得琢磨,慢工出细活。心空面方成,心无旁骛,全神投入和面、揉面、打面、擀面、切面过程。专心做面,淡泊名利,我想,这可能便是传统手艺人精神与智慧。

半晌工夫,热气腾腾的大排面盛到面前,茼蒿葱绿,鸡蛋杏黄,排骨芬芳,肉色深刻,若是再加点小

醋,那滋味真可谓:香,香得扑鼻;馋,馋得流涎,轻吮一口,唇齿生津;鲜,鲜得恰到好处,酸甜适中。转头拨弄团簇的面,捡起一条,细面宽长,白炙纤纤,送入嘴中,任凭它起舞,软糯爽口。又几筷子,这面质地本厚实,颇有劲道,但在汤汁裹挟下,却不噎人,怎能不让我称誉!

细嚼慢咽,我赞不绝口,好店出好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难怪起名“回头客”,自信何来?就冲这碗佳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居先,老板选材健康,吃得放心,顾客安心,抓住群众的胃,也便抓住了大家的心。

汪曾祺先生喜极细而皆中空的银丝挂面。汪老认为,四川人凡菜皆达于极致,浓就浓到底,淡就淡到家,这才称得上是“饮食文化”。而我以为淮扬菜系,讲究五味调和,中庸自然而生,不及川鲁湘口感浓郁,菜少油少咸,平淡如水。但正如土生土长的苏北人民,依水而生,依水而长,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辛勤简朴,节俭持家,这也是水乡百姓的生活之道吧。

失而“复”得

一大早就乘D10出行,上车打卡后,就把公交卡往后面裤袋里一塞,可能当时事有所急,忘记了把钮子扣上,如此晃悠悠地,就在不知不觉把公交卡落在了车上。

爱人劝我赶快打96095报失,电话打过去,总是语音服务。再一想,如果公交卡丢在车上,无非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被乘客捡到,他们可能会交给司机;要么是在乘客全部下车后被司机发现的,他们拿到后也会上缴的。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与D10这辆车有关。我们踏上寻卡之旅,其实就是去碰碰运气。上了一辆D10车,就询问司机有没有捡到公交卡,他说没有。又换了一辆车,答案还是一样。第三次上车后,我们再去问司机,司机回答好像听说有人捡到公交卡了。他让我们到D10的终点站后再去问问,但我先跟司机要了电话。打过去,很快就接通了。我满怀希望地请问人家有没有人捡到公交卡,对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没有人捡到公交卡,也没有人交来公交卡。就在我准备挂上电话时,没想到对方突然急切地“喂”了几声,还赶忙说“请你等下”,看来这是有了新的情况了。事后证明我的推测是对的,果然,他马上就开始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赶忙报上了自

己姓名,而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清楚,对方又认真地跟我核实了一遍,“是不是叫张永伟”。我说:“最后一个字应该是‘伟’字,不读伟,读义”,不知是他没听清楚,还是没弄明白,在电话里嘟囔了半天,我觉得自己太较真了,找到公交卡不就行了吗?又何必非要去矫正人家的读音呢?但问题的关键,如果读音的不正确,也可能就拿不到这个公交卡,读音正确,才表明我就是这个卡的真正主人!

对方这时已经变得格外客气了,叫我赶快到终点站里来拿,并交待,要先跟司机打个招呼,让他把我们带进终点站里来。司机听闻二话没说,直接照此办理。下车后,我们远远地就看到有位个子高高的男同志,已经站在办公室门前。他知道我们大概就是先前打电话的失主,于是直接把我们引到屋内。这时我迫不及待地又报上姓名,想急切地拿回自己的公交卡,还特别地强调了最后一个“伟”字,是示字旁加个韦字,请他验证一下。这时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公交卡,笑着说,原来这个字读“义”啊,我们还以为读“伟”呢!看来今天也不亏,你找到了卡,我也认识了一个字。我一看这张卡就知道是自己的,失而复得,心里好一

阵激动,正准备用手去接,可他并没有马上给我,又对着公交卡的照片,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我知道人家这是在验照证人,我赶忙把口罩拿掉,让他仔仔细细看个遍,他如此认真负责,让我非常钦佩!最后在确认无误的情况下,这才把公交卡交给了我。正准备起身,他又把我们给拦住了,请我在一个表格里填写收到某某号的公交卡一张,还要签上名字,写上手机号码,我想这可能是他们事情办结的一个流程吧,应该认真配合。

对此我们除了感谢还是感谢,不仅要感谢他们妥善保管了自己的公交卡,而且还要感谢他们做事如此一丝不苟、有板有眼,更要感谢那位捡到这张公交卡的不知名同志。尽管我不知道究竟是司机还是乘客,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转达由衷的谢意!应该说,能够找回公交卡,真的让我喜出望外,这不就等于省掉了一堆麻烦吗?通过这件事,我真的深有感触、心情激动,回想起来,意欲表达,于是便把来龙去脉变成了简单的文字,在微信圈通告了一番。没想到,群友们反响热烈,异口同声地感叹:还是好人多啊!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这次失而复得,重新得到的东西要远比这张公交卡本身多得多。